

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

法国作家 论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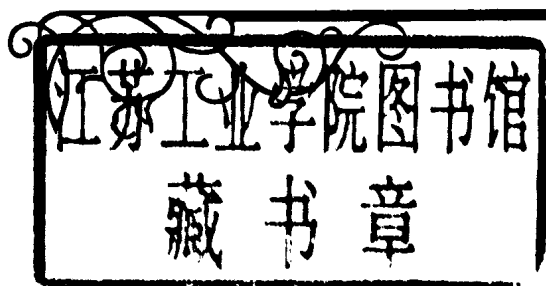
王忠琪等译



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第一辑（4）

法国作家论文学

王忠琪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马少展

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

第一辑(4)

法国作家论文学

Faguo Zuojia Lun Wenxue

王 忠 琪 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9.25印张 461,000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800

书号 10002·33 定价 2.25元

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

说 明

本译丛主要编译介绍现、当代世界各国文学理论和文艺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也选收一些文学研究资料汇编，谨供有关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文艺理论教学参考之用。

近年来，我们围绕着撰写文学原理的准备工作，查阅并组织编译了一定数量的世界文学研究材料。在材料积累过程中，深感我们对最近数十年来国外文学理论研究的现状，知之甚少，有的甚至完全不知。这种状况，对于建设、发展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迫切要求，是很不适应的。我们编译这套译丛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期望在和文艺理论界共同改进上述状况的努力中，尽到一点微薄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理论领域的建设。所以，本译丛的选材，以有代表性、有较大影响或有较高学术价值者为主，兼收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各重要流派的研究成果。只要我们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百家争鸣”和“洋为中用”的方针，就一定能够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分析方法去研读这些译著，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

本译丛分辑刊行，每辑包括四部译本，每部译本均由译者或

编审人员撰写前言，对其内容作出必要的分析和评价。译本出版的先后和分辑的次序，只是根据编译或出版工作的具体情况而加以排定，并不标示其内在联系；但通观整套丛书，则当能见出其系统性来。

本译丛的编辑出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是和文学所内外许多同志的集体努力分不开的。感谢各位翻译家们的辛勤劳动；感谢朱虹、陈染、吴元迈、兴万生、张英伦、赵毅衡等同志的支持，三联书店编辑部的关心和鼓励。限于水平，这套译丛的编译工作一定会存在许多缺点和问题，希望学术界、翻译界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给以批评指正。

本译丛编译小组成员名单如下（按姓氏笔画）：王春元、刘保端、邢培明、何文轩、汤学智、杨汉池、钱中文。

王春元、钱中文为编译小组负责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艺理论研究室编译小组

前 言

一个世纪以来，西欧文学中的各种思潮频繁更迭、派别林立，这种现象大概在法国文学中是最为典型的了。二十年代末，一位法国作家说过，大约从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年开始，在法国文学中出现了一种时尚：每隔五年、十年就要产生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几个志同道合的作家凑在一起，起草一纸文字，由某个杂志恭恭敬敬地发表出来，然后出版几本诗集或是小说，一个流派就诞生了。但是过不几年，这个流派就为新的流派所代替，转眼之间就销声匿迹。这种时尚可以说仍是今天的法国文学的特点，不过周期变长了。不断崛起的新思潮，随之出现的各式各样的文艺主张、文艺理论问题，对于一般并不专事法国文学研究的人来说，真有点眼花缭乱、扑朔迷离之感。因此，当我们看到《法国作家论文学》一书时，便自然地想把它介绍给我国读者了。

本文集系苏联学者所编，按年代的发展分作三编——三个时期。所选入的作家文论，从第一次大战起到1976年为止。我们在此基础上作了少量增删，去掉个别泛论苏联文学的篇幅，增加了“新小说”派、荒诞派作家的文论。文章一直收到1982年。就目前情况来说，文集大体上把本世纪的法国文学中有代表性的作家都包括了进去。当然，如要求全，则入选的作家名单自然大有商量的余地，而且所选的文论，也未必都是该作家的代表之作。但就整体而言，它无疑多少能让我们了解到法国文学思潮、理论的某些线索的。

法国的文学思潮、理论是以多元化为其特点的。从二十年代到今天这五、六十年之间，有风靡一时的超现实主义（它曲折延伸到六十年代），有昙花一现的平民主义（亦作民粹主义）文学主张，纯诗思想，稍后出现的“介入文学”、存在主义文学观，五十年代初流行起来的“新小说”理论和后起的荒诞派以及其它文学主张，等等。但是连绵不断、有起有伏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却贯穿了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我们可以从现实主义流派的作家论文、序文和创作自述中看到，这些作家在不少理论问题上和我们有不少共同之处，不少创作问题的论述，对我们有一定启发，可以用以丰富我们的文艺思想；但同时自然也有不少难以为我们赞同的观点，至于现代主义的文学主张，那是我们难以接受的。

从第一次大战到第二次大战前这一时期的作家来说，象巴比塞、法朗士、罗曼·罗兰、杜亚美、莫洛亚、莫里亚克、马尔·杜·加尔、阿拉贡等人，虽然哲学思想观点不尽一致，政治立场也迥然不同，但在奉行现实主义原则方面，大体上是一致的。巴比塞要求文学面向新的时代、新的生活。还在1918年，他就指出在当时作家中间，流行着一种脱离生活的时髦风气，不少人把文学创作变成了一种玩物。他说“艺术家用自暴自弃和躲进幽室去换取荣誉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艺术夸耀自己的“神圣的利己主义”时代，也应成为过去。他号召作家应该参加到人类解放斗争的行列中去。这一正义的声音，在刚刚结束战争后的西欧文坛上，真是振聋发聩，使人耳目一新。二十年代末，莱蒙涅埃在《平民主义小说宣言》中公开反对现代主义文学。他说：“我们选择‘平民主义’一词，因为我们觉得，它和我们最厌恶的趋炎附势是绝然对立的。我们和来自民间的人们一样，憎恶一切装腔作势的姿态。”宣言要求作家“描写普通的人，最一般的人，他们是社会的多数”，要求摒弃上层社会人物，并称他们为蠢女人、二流子。这类主张具有民主主义的精神，

但不无偏颇之处，同时这些作家的文学成就也并不突出。三十年代，罗曼·罗兰进一步提出了作家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深入了解生活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创作应该深深扎根于当代现实的肥沃土壤之中，并从我们的时代精神中，从它的激情和战斗中，从它的意向中，吸取营养。”他以为即使是那些能够超越时代的天才，也永远不能脱离自己的时代。当时有的作家责怪人民群众文化修养不高，不能欣赏他们的作品，而且反说人民群众脱离了他们。罗曼·罗兰指出，问题正是那些目中无人的作家远离了人民；他提出了文学应该向社会生活的深处和人的内心生活的深处开掘的思想，这对我们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杜亚美同样主张作家要努力抓住生活，如果他们想“到天上去追逐幻想的仙鹤，就可能把活生生的山雀放过去”，不过他有时又把现实当成是“心灵的派生物”。他以为小说不仅应当写得有趣，而且也要“帮助我们认识生活”。莫里亚克反对作家凭空虚构，他提出过一个著名观点：小说只能是作家同现实结合的产物，虚构应来自现实的因素，他甚至自称他小说中的现实生活的描写，与他自己实际待过的地方都有一定的联系。

与现实主义作家的文艺思想相比较，这时期的超现实主义、纯诗理论则宣扬了一种脱离现实的文学主张，或专注于形式的追求。照勃勒东的说法，超现实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心理无意识化”，“一种不受理智的任何控制、排除一切美学或道德的利害考虑的思想自动化记录”。这种主张的信奉者不是对现实感兴趣，而是把梦幻、潜意识当成自己描写的唯一对象，企图在不受理智控制的梦境中去寻找什么真实。当他们达不到这种预期的境界时，他们竟是口吞鸦片，注射药物，以便使自己沉入幻觉，汲取诗的灵感和内容。瓦莱里的纯诗理论，同样只对梦幻感兴趣。他以为诗的世界类似于梦境，与生活实践的领域无关。按照这种说法，历史上绝大部分诗作都将被摒弃。至于普鲁斯特，则专注于自己的直觉、内心，他的

世界常常借回忆和内心的细微颤动来显现；吸引他的是某种感受、几缕飘忽无定的青烟。“诗人无论如何也不屑于去写自己对某事物的想法”，“不写亲眼目睹的惊人事件”，当然如果涉及他的创作，那自当别论。这些作家的理论，都主张把自身闭锁于自己的内心，从心灵的变幻、潜意识中去探索美的创造。

抵抗运动时期的一组文章，是法国作家与人民一起保卫祖国独立、进行艰苦斗争的见证。使人感到兴趣的是，原来的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参加者，此时有不少人都面向严酷的现实，并以诗歌为武器来进行战斗了，而且如特斯诺斯、尤尼克等人，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特斯诺斯说他要写出真实的诗来，而这种诗的真实性在二十年代初是被他自己和他的朋友所否定的。他说那时诗人写诗，就是在潜意识中酝酿一首长诗，而且诗人不一定就能写好它。在集中营里的尤尼克，同样从“超现实”中走了出来，体会到现实是严酷而又美好的，认为那些不能跳出诗人个人感受的小天地、从而也不能成为共同斗争的回声的诗歌，与生活相去甚远。至于阿拉贡，他很早就脱离了超现实主义。他说每当作家脱离现实，他们首先脱离的是法国。“我也曾患过脱离现实的病症”；“当你们（指法国作家）把纸扎的风筝升上云霄之际，现实正迫不及待地你们的门口等着你们哩！”这些作家的个人经历，颇能给人启发。

战后几十年里，法国文学中的各种思潮竞生漫长，理论问题极为复杂。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文学观，本文集未作很多介绍，考虑到我国已有专门的资料汇集，我们也未作补充。“新小说”代表人物的理论是值得注意的，这是一种为反现实主义传统而提出的创作理论。纳塔丽·萨罗特在《怀疑的时代》中对现实主义嘲弄了一番，然后宣布她的新原则：作家“不是继续不断地增加文学作品的典型人物，而是表现矛盾的同时存在，并且尽可能刻划出心理活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作家所需要的就是彻底忠实地写他自

己”，写心理要素，写潜意识；不能让读者被人物吸引住，把人物写成“影子”即可。罗布-格里耶的理论是，要求作家从一个事物的不同角度对事物作客观的记述，而不作任何解释。至于作家写了什么，让读者自己去理解，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因此他的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写出来的小说，被称作“客体小说”，只见物，不见人。在《新小说》一文中，罗布-格里耶回答了别人的批评，对自己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申辩。他反对现实主义作家在作品中扮演了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的角色，但当别人说他的作品不注意人时，他说“新小说”关心人和人在世界中的处境，它“只追求完全的主观性”。这说明他的作品并不比现实主义小说更为客观，它所提供的生活模式，只是戴了一个“客观”的面具，而且在主观性表现方面，它实际上是极端主观化的。到了七十年代，“新小说”再不“新”了，似乎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

曾经盛极一时的先锋派戏剧（荒诞派），现在似乎也有同样的问题，尤奈斯库的几篇文论给我们透露了个中消息。当尤奈斯库于1959年在先锋派戏剧讨论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说，那时他的“反叛”的精神真是不可一世：“我倾向于用‘反对’和‘决裂’这样的词来给先锋派下定义”，“先锋派就是自由”，“除了我的想象力的法则外，别的什么法则也不承认”。至于观众看不懂荒诞派戏剧，那没有关系，创新的戏剧在人们看懂之前，“就只能是少数人的戏剧，都是不通俗的。”但是时过境迁，在二十年后，人们就不复听到尤奈斯库的豪言壮语了。1978年，他说：“我感到写作越来越困难了”，“我已写了一辈子，现在已经到了极限了。表面上，我应有尽有，事实上，我已经没有什么目标了”。他感到生之空虚，日常生活没有什么意义，而只有超越感觉的现实才有着丰富的内容。这位法兰西学院院士说：“使我恼火的不是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不活下去”，“越来越认识到世界难以生存下去的人类，难道不应该

自杀吗”？他说人们生活在彼此互相不能理解的世界上，那里一片混沌。“对于死亡、历史和人类末日的看法，已经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子里，它们变成了真正的、本质的明显的事实”。1982年，他说“文学是一种欺骗”；很久以来，写作可以使他“隐遁到自我深处”，以逃避外来的宣传与反宣传。在谈及现代主义文学时，他说“文学已走向反面。这是一条死胡同，现在看来，人们正在回到更为传统的、尽管有点过时的形式中去，以便从这条死胡同走出来。戏剧的情况也是这样，我的确是反戏剧的剧作家之一。我们的路已经走到尽头，现在不大清楚该怎样走下去”。尤奈斯库的思想，是一种存在主义思潮、悲观主义、虚无主义思想的混合物。他把世界视为荒诞，这对西方世界有一定象征意义，但他把它加以无限夸大，最后也不得不把自己当成荒诞的存在而怀疑自己的价值、甚至人类的价值，这是多么可悲的思想啊！当然，这绝非尤奈斯库个人的病症，而是西欧社会病症在他身上的独特反映。他想在文学、戏剧中找到避难所，但是这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当他意识到这又是一种荒诞的时候，那末他再从哪里能够获得精神上的支持呢？我们是否可以把尤奈斯奈在1982年的两次谈话，看做是荒诞派戏剧运动的终结呢？自然，对于荒诞派戏剧的艺术成就，是应该进行分析、研究的。

值得向读者一提的，是小说理论问题，它在本文集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法国作家就这个问题做过不少探讨，文集只是摘录了他们部分的论述。这里有经验谈，有理论的阐发，有流派的宣言，有技巧问题的探索。不同流派的小说见解中的一个共同的突出精神是：小说艺术要有所创新。但是创新各有不同。有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也有在蔑视传统、在内容、形式上的标新立异。不少小说家预言长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即将寿终正寝，但他们实际上仍在利用这种形式写作。巴比塞在三十年代就说过，通行的长

篇小说的式子已经陈旧，连法朗士的风格也不例外。他以为通行的长篇小说中的臆想成分太多，而现代生活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时代的科学精神，已经渗透到风尚中来。直线感、喜好简化、综合和高速度风尚、准确而迅速地解决问题的愿望，某种竞技般的‘美国式的’急躁，对实效的崇拜，民间口语……”等等，这些生活、思维方式上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到创作中去，影响艺术风格，并促使小说的形式的更新。针对长篇小说中的主观性，他要求增强小说的客观性，把作者对主人公的影响，减低到最小限度。杜亚美指出了小说中的新倾向：作家不再把时间和才能浪费在毫无节制的描写上，现代小说主要描写人的心灵，它把心灵看成是最高现实。莫里亚克的小说观点值得注意，虽然并非都是正确的。他认为现实生活变化无常，小说家要“象生活那样复杂地描写生活。”他对普鲁斯特十分推崇，但他又认为普鲁斯特专从内心吸取材料的方式是不可模仿的。他说，“当前（指三十年代），长篇小说走入了死胡同”，这里正是指现代小说而言。马丁·杜·加尔则主张可以把长篇小说与戏剧结合起来；他以为现实主义作家如托尔斯泰，“能在人物身上找到内心世界最本质的东西”，未来的长篇小说应按照托尔斯泰而不是按照普鲁斯特的方向发展。“新小说”理论的出现，引起了小说理论的重大变化，不过这种主张本身漏洞不少，例如忽视传统，以物代人，貌视注重客观，实则极端主观，小说形式有所创新，但内容模糊，有自然主义倾向。象加斯卡这样的作家曾称这种理论为“声名狼籍的‘实物主义’”。至于萨罗特提出的“怀疑的时代”，也并非所有作家都点首赞同。例如巴赞就说：“并不是一切题材都面临怀疑的时代，我们离真正宏大的题材还有相当距离”；“新浪潮自身包含着对写作技巧的刻意追求，对新事物的探索；但与此同时，也包含对当代现实生活中的最主要方面令人吃惊的漠不关心。”他以为这些作家只见“小我”，孤芳自赏，在非人性的

胜利面前束手无策。“新小说”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比托尔的两篇文章，与萨罗特、罗布-格里耶的理论见解有所不同。他的关于巴尔扎克的论述是很有特色的，不象有的人毫无根据地睥睨一切。他的关于小说技巧的探索，特别是关于时空的论述，虽然与当代哲学思潮有关，却是令人感到兴趣的。小说理论中如属于结构主义的正文小说研究，其主要功夫放在词的特色的研究上，一般不触及其实际内容，用这种理论来阐述长篇小说，自有它很大的局限性。

本文集中的绝大部分作家小传与注释，为苏联学者所作，我们对其中少数小传作了删节，为行文简洁起见，均未加注，特此说明。文集中大部分文章均转译自苏联“进步”出版社出版《法国作家论文学》(Французские писатель о литературе)一书。反复移译，难免有以讹传讹的情况出现。当我国法国文学研究工作者编译出更有特色的法国作家论文学的文集时，这个译本也就完成了它自己的使命了。本文仅就法国作家某些言论中涉及的文学理论问题，谈了一些看法，不尽妥当，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不吝指正。

钱中文

1983.5.

目 录

前言 钱中文 (1)

一、1914—1939

论新时代(昂利·巴比塞) 王忠琪译 (1)

论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和关于高尔基的庆祝会

(昂利·巴比塞) 王忠琪译 (7)

长篇小说(昂利·巴比塞) 王忠琪译 (10)

杰克·伦敦的《铁蹄》法译本初版序言

(阿纳托尔·法朗士) 王忠琪译 (21)

简评长篇小说《火线》(莱蒙·列菲弗尔) 王忠琪译 (25)

你们正在开创一个新纪元(罗曼·罗兰) 王忠琪译 (32)

论作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罗曼·罗兰) 王忠琪译 (33)

新思想和诗人们(吉约姆·阿波利奈尔) 王忠琪译 (44)

超现实主义宣言(片断)(安德烈·勃勒东) 王忠琪译 (59)

论美感(马塞尔·普鲁斯特) 王忠琪译 (69)

美学笔记(阿兰) 王忠琪译 (78)

优美艺术的体系(阿兰) 王忠琪译 (87)

长篇小说探讨(乔治·杜亚美) 王忠琪译 (98)

纯诗(保尔·瓦莱里) 王忠琪译 (114)

诗歌是艺术 (保尔·克洛代尔) 王忠琪译 (124)

关于诗的思考 (彼埃尔·勒韦尔迪).....	王忠琪译 (133)
传记是艺术作品 (安德烈·莫洛亚).....	吴育群译 (141)
民粹主义小说宣言 (莱翁·莱蒙涅埃).....	吴育群译 (161)
《善良的人们》序言 (儒勒·罗曼).....	刘崇慧译 (169)
小说家及其笔下的人物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刘崇慧译 (181)
回忆录 (片断) (罗歇·马丁·杜加尔).....	杨藻镜译 (205)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莱昂·穆西纳克).....	保学文译 (236)
在作家保卫文化第二次国际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保尔·瓦扬-古久里).....	陈秋凡译 (243)
《杜勃罗夫斯基》(马塞尔·阿尔朗).....	保学文译 (250)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法国现实主义	

(路易·阿拉贡).....	向素沁译 (258)
纪念《巴马修道院》发表一百周年 (雅克·德古).....	孙致毅译 (273)

二、1939—1945

《现代长篇小说论》篇的序言 (让·普雷沃).....	王雅娟译 (281)
民族阵线作家宣言 (雅克·德古).....	王雅娟译 (288)
“午夜出版社”宣言 (彼埃尔·德·勒斯居).....	徐玉琴译 (290)
诗选《诗人的荣誉》序言 (第一集) (保尔·艾吕雅).....	马惠群译 (292)
诗选《诗人的荣誉》序言 (第二集) (路易·阿拉贡).....	马惠群译 (294)
城寨 (片断) (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	徐玉琴译 (296)
基里洛夫 (阿尔贝·加缪).....	徐玉琴译 (305)
《命运集》跋 (洛贝·特斯诺斯).....	陈 铎译 (313)
关于诗歌的随想 (洛贝·特斯诺斯).....	姜丽群译 (315)
诗歌艺术 (彼埃尔·尤尼克).....	姜丽群译 (318)
给让-里沙尔·布洛克的信	

(1944年11月8日) (罗曼·罗兰).....	陈 铎译 (320)
---------------------------	------------

给梅尔西耶夫妇的信

- (1944年12月7日)(罗曼·罗兰) 陈 铨译 (322)
《现代》杂志纲领宣言(摘录)(让·保尔·萨特)..... 陈 铨译 (324)

三、1945—1982

- 一个诗人的辩解(彼埃尔·让·儒夫)..... 夏志义译 (330)
诗论(勒内·夏尔)..... 雷 光译 (338)
超现实主义的发现(罗歇·瓦扬)..... 雷 光译 (341)
沉默的声音(安德烈·马尔罗)..... 雷 光译 (346)
从彼特拉克到马雅可夫斯基(路易·阿拉贡)..... 雷 光译 (361)
论情境诗(保尔·艾吕雅)..... 雷 光译 (365)
契诃夫在法国舞台上(埃尔莎·特里奥莱)..... 雷 光译 (372)
怀疑的时代(纳塔丽·萨罗特)..... 林 青译 (381)
新小说(阿兰·罗布-格里耶)..... 董友宁译 (394)
巴尔扎克和现实(米歇尔·比托尔)..... 李 化译 (402)
漫谈长篇小说技巧(米歇尔·比托尔)..... 李毓榛译 (421)
我们,活着的人(让·彼埃尔·夏布洛尔)..... 雷 光译 (434)
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暴风雨的儿女》。

- (安德烈·伍姆塞) 雷 光译 (446)
是什么,就叫什么(路易·阿拉贡)..... 冯 征译 (456)
回顾往事(片断)(菲利浦·埃里亚)..... 冯 征译 (467)
给想获得龚古尔奖金的青年作家的信

- (埃尔韦·巴赞) 冯 征译 (475)
诗歌(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金仪式上的讲话)

- (圣琼·佩斯) 冯 征译 (480)
《杜朗大街》(阿尔芒·萨拉克鲁)..... 冯 征译 (486)

答《新评论》杂志问：“您作出什么贡献？”

(安德烈·斯梯)冯 征译 (492)

答《新评论》杂志问：“您作出什么贡献？”

(特里斯唐·查拉)冯 征译 (500)

普雷沃是经典作家(彼埃尔·加马拉)冯 征译 (502)

托尔斯泰与愤怒的年轻人(阿尔芒·拉努)冯 征译 (510)

现实主义和竞争精神(彼埃尔·阿布拉姆)李毓榛译 (516)

革命剧(罗贝尔·麦勒)李毓榛译 (521)

自选诗集序言(彼埃尔·赛克)李毓榛译 (527)

论长篇小说(彼埃尔·加斯卡)李毓榛译 (535)

正文小说(让·蒂博多)李毓榛译 (540)

阅读和人物(让·凯罗尔)李毓榛译 (545)

长篇小说的语言(片断)(查理·哈罗斯)李毓榛译 (553)

我的“异变”(亚瑟·阿达莫夫)李毓榛译 (561)

论先锋派(欧仁·尤奈斯库)李 化译 (567)

我越来越困难了……(欧仁·尤奈斯库)李 化译 (580)

与《读书》杂志副总编辑皮埃尔·邦塞纳

谈话录(摘录)(欧仁·尤奈斯库)李 化译 (588)

答《新观察家》杂志社问(欧仁·尤奈斯库)李 化译 (595)